

二孩政策一经放开,多少家庭兴奋憧憬。年轻爸妈编织着一幅幅大宝二宝嬉戏玩耍健康成长的温馨图景。

但,这“二孩”的放开,却在某些家庭掀起了轩然大波。还记得前阵子在网上传的一事吗,当一个读幼儿园大班的女孩子得知妈妈重又怀孕,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撒泼大闹,无论爸妈怎样向她描绘做姐姐的多种乐趣,并保证她大姐大的地位永不动摇,这位“大姐大”不为所动,几次扬言自杀。

“二孩”风云

桑胜月

一贯溺爱女儿的妈最后以含泪流产的下策平息了这场本不该有的闹剧。我思忖,这“二孩”流了也罢,不然生在这样一个凡事以娇宠溺爱为家的家庭里,只会多出一个小霸王抑或多个恶公主。

上个月,听广播,青岛某小学高年级几个学生,天天聚首,策划机密大事。经老师明察暗访,得知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竟成立了个“反弟妹联盟”!原来是反对“二孩”进家,力保“小皇上”的地位不动摇啊!

老师们惊诧万分,原来“二孩”的生死大权不在年轻的育龄父母手里啊,我们的小天之骄子,唯我独尊,哪容得下弟或妹?可不可以这么说,容不得弟妹者,大了也决计容不得亲人,更容不得他人!呜呼,这板子谁打在谁的身上呢?

“二孩”的全面放开,却乐坏了一批爷爷奶奶。想当年,儿媳生了个“孙女”,嘴上笑说生儿生女都一样,背地里却抹起了伤心的泪:子嗣不继了!现如今,二孩可以进家了!要儿媳再为咱添个大胖小子那是名正言顺的了!

在W家,婆婆向儿子急切表达了这个愿望。不承想,儿子带回了媳妇的意思:三人世界很美满,无需再生。婆婆再建言,媳妇不予理睬。老人岂肯罢休,反反复复表达自己的诉求。谁知,某天亲家上门,那脸上不见了往日的笑容,话也

得没了温度:“给薇薇添个弟弟,自是应该,但亲家别忘了,我女儿当初生薇薇时,心脏病突发,那个险情你忘了吧?再……”不等亲家说完,这边的老人接口了:“别担心,现在的医疗条件更好了,如果发生危险,我保证叫医生保大人……”闻者脸色陡变,拂袖而去,摔下一句话:“叫你儿子自己生去!”

无独有偶。H家的儿媳是位博士,育有一女。升到了领导层面。她才能出众,孝顺公婆,即便与丈夫刚一完婚,在农村的公婆即刻搬来同住,也毫无怨言。“这样好说话的儿媳,在城里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得到的了”,公公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媳。

在婆婆的印象里,儿媳是听话的儿媳。叫她趁二孩放开的大好时机,再生个孙子,那是没有二话的。然而,事与愿违,儿媳偏偏就有了“二话”:她已经有了个孩子,现在装在心里的是事业。不考虑二孩。婆婆惊得张大了嘴却一时不知该怎样回复。一向比闺女还听话的儿媳,今日吃了豹子胆,胆敢不生二孩?!他把儿子

关到屋里,训了又训:“看看,看看,当初让你不要找个大学问的,你不听。现在她反了,居然不肯再生孩子啦!”儿子说,“她想干事业也没什么不好,不然,我一人没能耐把你们二老接到城里来住。”

老太反唇相讥:“没有我养猪供你上大学,她能找到你这么好的一个老公?”吵着吵着就跑了题。

H家婆婆在后来的日子里,议论继续跑题,从谁养活了谁,到该找怎样的媳妇,到女人是该干事业还是该生孩子,最后放言:不肯生二孩,就让儿子跟媳妇离婚!

H家的风云越搅越大!我有点糊涂了,二孩,生与不生,到底该由谁来主宰!

“二孩”的放开,无疑给了育龄夫妇一个选择的机会,“一孩”不得插言,祖辈不能强迫,生与不生,与他人无涉!

春节师傅托人送来一盆君子兰。我小心翼翼放在桌上,那浓绿厚实的层层叶片时而幻化出师傅坦荡憨厚的面容,时而浮现出一幕幕带我办案的情景。

那时我二十出头,刚进机关时并无固定的师傅,只是老科长关照说只要虚心,跟谁都一样。而我也分不分辈分和年龄,凡是比我早进机关的我都叫师傅。因为师傅的称呼是那个年代彼此照面的口头词,也是新同志对老同志的普遍尊称。也许这一称呼有着特殊的意义,我那一叫师傅,不管是谁对我都会悉心指教。由此我不仅很快掌握了业务技能,而且也由衷感受到了同事们之间的真挚和温情。那些日子正是反贪肃贪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时期,经常要通宵加班,我们这些小青年也不分你我,谁缺人手就跟谁,谁就是师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办案的连续性,我便有了固定的师傅。

我的师傅有个闻名的绰号叫“阿发毛”。听科长说“阿发毛”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论是与人大打交道,还是办案抓罪犯,几乎无人可比。果然,有天去几家单位办案,让我大开眼界而佩服的是所到之处根本不用出示证件和介

绍信,也不论对方是领导,还是职工,他们一见师傅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喜悦无比。那种热情和默契反而让我觉得对方不像是严肃地配合我们执行任务,倒像是朋友之间的帮忙了。有位保卫干部告诉我,“严打”时,小流氓们一听说“阿发毛”来了,就会闻风而逃,但最终都逃不出我师傅之手。于是行业里有了“罪犯捉不到,就找‘阿发毛’”这一说。有次,跟师傅去外调在火车站候车,眼看要进站了,可师傅悠悠地朝旁边的小卖部走去。我以为他去买香烟,可定睛细看,只见一青年朝人家衣袋伸手的刹那被师傅一把抓住。师傅把他拉到一边横眉怒目地训斥道:“手痒,想吃铐子啦。”事后我纳闷,我们是抓贪官的,怎么也抓小偷呢?没等我开口,师傅说:“坏分子把手伸进人家袋袋里,哪能不管呢?”看着师傅一脸严肃,我无语之中顿感钦佩。

在我心目中,师傅的秉性和魅力就是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尽管那时的执法环境不如今日,干扰办案的压力也错综复杂。可师傅一旦抓住线索就紧咬不放,如同“拼命三郎”,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记得在调查某要案中,师傅对某领导受外界干扰而犹豫不决的态度大发脾气予以力争,还瞪眼拍胸表示:“查错了,我负责。”当时我想,师傅还是编外的借用工人,竟敢拍胸担责也太有气魄了。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师傅是对的。当我们拿到批准逮捕书的那一刻,师傅一边为我冲着咖啡,一边兴致勃勃地哼起了解放军进行曲……还说,咱当过兵的人不管是遇到困难,还是庆贺胜利,都该唱唱进行曲。

师傅双目犀利胡子浓密,看似粗犷,却也高雅有情调。尤其对花鸟鱼虫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专门培植不同品种的君子兰,以送友人。但让我最愉悦的还是他带我去品咖啡看演出。而每次他都要打扮一番,或身着风衣像《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或西装领带是个“老克勒”。趁着悠闲,偶尔也顺带抓个小偷小流氓。随后指教我说



“灶头间”诞生的神奇

李君兰 文 翁承伟 图

以八宝鸭、虾籽大乌参、油爆河虾、糟钵头等为代表的“上海本帮菜”曾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饭桌上的标配,如今其传统烹饪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上海本帮菜起步于每一位张家妈、王家婆的灶头间。张家妈、王家婆的家庭经营之道在于:既要让辛苦上班、学习的家人吃得舒舒服服,也不能有了上顿没有下顿,能在精打细算与美味佳肴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才是能让人跷起大拇指的会过日子的人!为此,“买汰烧”需化平凡为神奇,在普通、廉价的食材中挖掘其中珍味,从咸肉、冬笋、百叶结等混搭中觅得那一锅鲜,从娴熟地切换各种火候中萃取红烧肉那一碗香……来自五湖四海的“买汰烧”不断摸索、相互讨教,这样的生活气息渗透进的食物里,便是让上海人的饭菜里兼具了淮扬、徽、粤、鲁等十六帮别的风味,最终于20世纪中叶形成了“料取鲜活、品种众多、品味适中”的地方特色,并在全国餐饮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若要尝一尝上海本帮菜的正宗味道,上海老饭店、老正兴、德兴馆均是沪上响当当的老字号,是一饱口福的理想去处。

当年“买汰烧”从灶头间端出冒着热气的小菜,对家人而言,那虽不是最“上台面”的,却是最“合口味”的。被称为“味觉上的上海方言”的本帮菜,若单靠几家店来记录传承或许有点单薄,应更多地出现于每家每户的厨房间。



边看边聊

生活中,“清高”总是被当作贬义词来处理,假如有人告诉我“你有点清高”,我会不自觉地警觉起来,总觉得“清高”是对我的批评。然而细想,“清高”未必不好,只是“装清高”才会不好罢了,“故作清高”“自命清高”“目视清高”才会让人生厌。若是把“清高”置于褒义的语境下,就会看到“为人”的另一种境界。

《孟子·尽心上》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前半句论“出世”,讲何以“为人”,关涉人生修养和人格追求,后半句论“入世”,讲何以“谋事”,关涉价值实现和事业追求。“清高”之所以被误读为贬义,乃在于其被囿于“独善其身”的理解范畴,其实“清高”是选择以“出世”方式来解决“入世”问题。假如不“清高”,便是要与“低俗”同流合污,便是要与“名利”沆瀣一气,便是要“随大流”。

“清”字向来是与高尚的审美情趣相搭配的,无论是“清纯”“清秀”“清交”,还是“清流”“清士”“清官”,都把美好的寓意交之于“清”。面对物欲横流的“俗世”,为人当有一定的“情结”,便是与“清高”相系。正如朋友所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保持适度清高也是一种修养”。

《孔丛子·抗志》有云:“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抱朴子·逸民》亦有云:“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可见,“清高”讲求立身,讲求德性,讲求智慧。若“清高”,便是要彰显出轻盈的姿态,敢于“立身”,绝不退缩,“孤芳自赏”是“泰然处之”的另一种诠释,“自认人杰”是“宏图大志”的另一种弘扬。若“清高”,便是要展示出深遂的眼光,实于“立学”,绝不矢志,在看待问题上不人云亦云,看得远一些深一些,善于用智慧与社会沟通。若“清高”,便是要打造出硬朗的骨气,行于“立德”,绝不折腰,立高昂心气,凛然正气与高雅风气,面对社会流俗,绝不媚俗和附庸风雅。绝不五斗米折腰。

若“清高”,方才真君子。如今,真当问一问自己还有多少“清高”?



植一棵树,结一分缘。去年我随“品鉴岭南”作家采风团走进了广汽传祺。厂区内,鲜花处处,春意盎然,花园般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走,咱们植树去!”吴总喊了一声,一听到植树,我来了精神。树是与天地自然相融合的东西,生命力很顽强,根往下扎,干往上长,这种状态我喜欢。我自幼生长在乡野,对根植土里的东西有种莫名的情感。在传祺园,我挑了一棵在微风中晃动的黄花梨。兴致勃勃地挥舞着铁锹,铲着黄土,喜悦之情,荡漾在脸上。我喜欢黄花梨,喜欢它金黄、温润、行云流水般的美丽,喜欢它不变形、不开裂、不动摇的韧性。待土全部遮盖好了树根,我用激情和热血给黄花梨浇灌着“定根水”,黄花梨像个口渴的顽童,汩汩地吞吸着清水的露。黄花梨下我留下了倩影,留下了微笑,留下了种植希望,种植梦想的永恒。

结缘一棵黄花梨

罗光辉

万物有意,草本含情,每人心一亩田,种桃种梨种春风。我不是诗人,但生命的激情激发着我的灵感:“广汽植棵黄花梨,从此不弃不离,待到枝繁叶茂时,天下处处有传祺!”愿这棵黄花梨在传祺这片土地上长出一片传奇,我祝福,深深地祝福!

这几天也许是杭州游客最少的时节,不像几个月前去时到处是车水马龙,西湖边游人如织,像是在赶庙会。

时值冬季,人少生意自然凋零,大部分店都歇业,只剩下小贩和茶座;雪后的空气有些清冷,地面积雪已清,仅见街角扫起的零星小雪堆。湖上没有出游的客船,湖风阵阵透着丝丝寒意,三两个船工还在兜着生意,全没有往常等客上

门的自在。走过柳浪闻莺,在夫人的提议下,我们在湖边茶座要了两杯普通西湖龙井绿茶,名字虽叫普通,但口味却是出乎意料的不普通,满口“新茶”的清香,我猛喝了好几杯,夫人嘲我“牛饮”。事先在网上查了“断桥”的词源,说是大雪时,整个桥面除了桥拱中央最高一小段外都会被雪覆盖,远看桥像断了一样,因此而得名;但几次去都季节不对,这次本来是最有希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可惜桥面无雪。我们倒是在桥下见到了蒋经国先生的故居,青砖黛瓦,它的离西湖一箭之遥。

那一晚住得不满意,至少夫人觉得不舒服,夫人的视角有时很独特,她可以本能地察觉到卫生间没有电吹风插座,床垫不够厚,房间没有电热水壶,没有一次性拖鞋等等,对青年旅社的欣喜一下子被不满和委屈取代,接下来倒霉的自然是我了。其实坡地上的吴山驿算是不

错,院落幽静雅致,房间还算整洁,招待也算殷勤;只是房间隔音差点,电视机噪声响点,并且没有送免费早餐。

此行最得到夫人认可的是去了位于高银街的杭州著名饭庄“皇饭儿”,相传店名是乾隆御赐,一道招牌菜“乾隆鱼头”名不虚传,酱汁鲜鱼炖豆腐,口味醇香,适合各路来客;脆豆腐衣包叫化童子鸡也是酥到了鸡骨,吃得两颊生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服务员的动作不够麻利殷勤,缺少江南女子特有的伶俐和秀气,看得出不少是外来新手,工作服的设计也有点像宾馆的门童,绚丽灿烂,就差一顶礼帽。

冬意杭城

蒯国斌

隔壁的河坊街是杭州的历史文化街区,整个街坊被原样保留下来,虽然经过修整,但仔细看你能辨出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沿街一扇扇饱经风雨的老木门板、店室内嵌入眼帘的风干木柱、脚下磨圆的木门槛;印象最深刻的是胡庆余堂和方回春堂两个相邻的国药号,胡庆余堂那几个遒劲有力的颜体字大过人,强烈地透射出百年前红顶商人的气派和威严;方回春堂仍保留着古朴的江南传统医局布置,正堂高悬的“灵丹济世”匾额金碧辉煌,侧手开放式的红木斗橱药柜已鲜见。走出店铺,侧头看见小院门上贴着腊八节施粥的告示,这似乎只在武侠小说中才见过的习俗不知不觉地使我感觉历史不是那么遥远。

学会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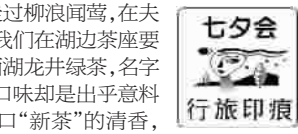
张雨

《智慧门》一书,讲的都是西方智者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则,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回答:“三尺。”问的人笑了:“先生,除了婴儿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六尺高,如果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把苍穹都戳破了?”苏格拉底也笑了:“是啊,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如果想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下头来。”

苏格拉底的这个故事,已经过了2000多年,但故事所蕴含的哲理,一直让人们受益匪浅。懂得低头的人,才知道抬头,知道抬头的人,也必须肯低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行旅印痕